

契訶夫劇集
訶戲選二

海鷗

文化生活出版社刊

鄭玄大經
三選集

海 鷗

文生語士賦刊

譯文叢書

契訶夫戲劇選集

麗尼譯

海

鷗

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

版初月一十年五十三國民華中

有 所 權 版

印 翻 許 不

人 行 發

林 文 吳

所 行 發

社版出活生化文

號八弄一路鹿鉅海上
號五四一路國民慶重
號四十二路通交口漢

所 刷 印

所刷印活生化文

集選劇戲夫訶契

鷗 海

譯 尼 麗

元 三 價 定

人物

伊琳娜·尼古拉葉夫娜·阿卡金（特里勃列夫夫人，） 女優。

特里勃列夫（康斯坦丁·加里洛維奇） 青年，伊琳娜之子。

索林（彼得·尼古拉葉維奇） 伊琳娜之兄。

寧娜·米哈伊洛夫娜·查列奇尼 少女富地主的女兒。

尙拉葉夫（伊里亞·阿方拉葉維奇） 退伍少尉，索林的管家。

波黎娜·安得列葉夫娜 尙拉葉夫之妻。

瑪霞 尙拉葉夫之女。

特利哥林（波里斯·阿歷舍葉維奇）

文學家。

多恩（葉夫傑尼·賽爾該葉維奇）

醫生。

梅德兼科（賽米揚·賽米約諾維奇）

小學教員。

雅可夫

工人。

男廚役。

女婢。

戲劇發生在索林的屋子和花園裏。第三幕和第四幕間，時間相隔兩年。

第一幕

〔林莊上，花園的一角。寬闊的林蔭路展向花園深處，直達湖畔，但路上此際已經塞住了一座草草搭成的，豫備私家演劇的小舞台，所以湖景已經遮蔽，不能看見。小台左右都有灌木叢。椅若干。小桌一。

夕陽剛已西垂。雅可夫和別的工人們正在小台的幕後忙著；時有咳嗽聲和錘鑿聲。瑪霞和梅德兼科散步歸來，由左方上。

梅德兼科 你怎麼老穿黑的呢？

瑪霞 我爲我的生活悲哀。我不幸。

梅德兼科 爲什麼？（思索。）我不懂……你身體好；你父親雖不怎麼闊，可總算撈了不

少錢，我的生活可比你苦多啦。我每月纔拿二十三個盧布，就是這麼點錢，還得扣掉儲金什麼的。可是我並不老穿着黑的。（他們一同坐下。）

瑪霞 問題並不在錢。一個窮人也未嘗不可以幸福的。

梅德兼科 理論上，不錯；可是，實際上，却是這麼回事，我有兩個妹妹，一個母親，一個弟弟，再加上我，可是我的薪水一共纔二十三個盧布。我們得吃，得喝，不是嗎？還得有茶葉，有糖。還得抽抽煙。這就夠頭痛啦。

瑪霞 （端詳着舞台。）戲就要開演啦。

梅德兼科 是的，寧娜小姐主演，這是康斯坦丁·加里洛維奇的脚本。他們互相愛着，而今天，他們的靈魂就要結合起來，來實現那心心相印的藝術效果啦。可是，你我的靈魂却還沒有一個共同的交點呢。我愛你，我煩惱得要死，在家裏簡直呆不下去。每天我跑十多里跑到這兒來，又跑十多里跑回家去，可是除了冷淡以外你什麼也沒有回報我。這，我當然完全明白。我是個窮小子，況且有一大家子人要我養活……誰高

與嫁給一個一文不名的窮光蛋呢？

瑪霞 唉，胡說！（嗅嗅鼻煙。）你的愛情教我感動，可是我沒有辦法回報你的愛情——

不過是這麼回事罷啦。（把鼻煙拿出來，遞給他。）來點兒罷？

梅德兼科 我不大愛這個。（稍停。）

瑪霞 多麼氣悶！定會有一場暴風雨要來。……你老是討論些理論，要不然，就是錢，錢。在

你，你以為沒有什麼較之貧窮還更不幸；在我，破衣爛衫，沿門叫化，那還好過千倍。

……可是，跟你說這些算是白費，你怎麼也不會明白的。

（索林和特里列夫由右方上。）

索林（拄着拐杖。）在鄉下，我從來就覺着別扭得慌。我的孩子，天經地義，我一輩子也不會習慣這種鄉下生活。昨兒晚上我十點鐘上牀，一睡就睡到今早九點纔醒，睡得太多，就好像腦子給膠到腦殼上去了似的。（笑。）吃過午飯，不知道怎麼一來，我又迷胡過去啦。現在，我簡直完全昏頭昏腦，老實說，就好像做着惡夢似的。

特里勃列夫 是的，您真得住到城裏去纔行。（看見了瑪霞和梅德兼科。）我的朋友們，臨到開演的時候，自然會請你們來的，可是，現在，請別呆在這兒。請暫時走開一步罷。

索林（對瑪霞）瑪霞小姐，勞您駕跟您爸爸說說，讓他們把那匹狗的鍊子給鬆啦——

噤得真凶呢。我妹妹昨晚整整地又沒睡好。

瑪霞 您自己跟我父親說去罷；我可不說。請您別支使我。（對梅德兼科）咱們走罷！

梅德兼科（對特里勃列夫）開幕以前一定要通知我們去叫我們啊。（與瑪霞同下。）

索林 八成，那匹狗又會噤一整晚啦。什麼玩意兒！在鄉下，我從來就沒有稱心如意過。從前，我老愛請上什麼二十八天的假，到這兒來休息休息，可是，總有人給你種種不小不小的麻煩讓你生氣，剛來到不過兩天，你就巴巴地又急着想走開啦。（笑。）我從來就把離別這個好地方當作痛快……可是，現在，我已經是退了伍啦；老實說，我也沒有別的地方可去。無論我樂意也好，不樂意也好，我都得住在這兒……

雅可夫 少爺，我們洗洗澡去。

特里勃列夫 好的；可是不要超過十分鐘。（看錶。）馬上就開演啦。

雅可夫 是，少爺。（下。）

特里勃列夫 （端詳着舞台。）這就是我們的舞台。這是幕，這是第一側景，這是第二側景，那邊——是開闊的空間。沒有任何的布景。祇是這開闊的天然的湖和地平線。正當八點半鐘，月亮上來的時候，我們就開幕啦。

索林 妙極啦！

特里勃列夫 如果寧娜遲到，那就會破壞了整個的效果。這時候，她早該到啦。她父親和後娘老監視着她，她想離家一步就和越獄一樣地困難。（把舅舅的領帶拉正。）舅舅，您的頭髮和鬍子都不大像樣兒啦。您該把牠們修飾修飾……

索林 （理理自己的鬍子。）這正是我終身的悲劇。就在我年青的時候，我也老像喝醉了一輩子似的，不成樣子。從來我就不是女人們的寵兒。（坐下。）你母親爲什麼又不痛快？

特里勃列夫 爲什麼因爲她無聊。（坐在舅舅的身旁。）她嫉妬。她不痛快我，不痛快這次的演出，也不痛快我的脚本，就因爲主演的是寧娜，不是她。她連看也不會看過我的脚本，可是她先就討厭牠。

索林 （笑）什麼話！

特里勃列夫 一想到哪怕在這個小小的舞台上，得到勝利的是寧娜而不是她，她也照樣生氣的。（看錶。）我母親真是個心理學上的怪物。一點不錯，她有天才，聰明，會對着一本書流淚，會把涅克拉索夫整個地背得爛熟；看護病人的時候，她比得上一個純良的天使；可是，您試試當着她的面來稱讚一聲杜絲！哈！夠您瞧的啦！除了她以外，再也不許稱讚任何人！您得爲她寫文章，您得捧得她天花亂墜，對她在茶花女或者生之萌動裏的超羣的演技您得拜倒，可是在鄉下這，種種麻，醉藥一樣也沒有，所以她就不痛快啦，鬧脾氣啦。而咱們大家也就全都變成了她的仇人——咱們大家都都出了毛病啦。再說，她也挺多迷信——她害怕三根蠟燭，害怕十三這個數字。她慳

客。她在敦德薩一家銀行裏存了七萬盧布——這，我是的確確清楚的——可是，祇要你一開口向她借錢，她可馬上要淌眼淚啦。

索林 你以為你母親不喜歡你的脚本，你就已經着急得那麼個樣子啦。別着急；你母親疼你呢。

特里勃列夫（從一朵花上扯下些花瓣來。）疼我，不疼；疼我，不疼；疼我，不疼。（笑。）您知道，我母親並不疼我。我看她是決不疼我的。她要生活，要愛情，要打扮得漂亮；可是我已經二十五歲，我的年齡就可以不斷提醒她，讓她記起來她已經不再年青了。我不在她跟前，她可以永遠是三十二，可是，我一在呢？她就不得不不是四十三啦。單爲這，她也不能不討厭我。況且，她也知道，我對於戲劇並沒有什麼信仰。她愛舞台，她自以爲她是在爲着人類，爲着神聖的藝術而工作，可是在我看來，現代的戲劇什麼也不是，不過盡是些傳統和因襲罷啦。幕，升上去了，在人造的光線底下，一間三面圍牆的屋子裏，於是就有這般偉大的天才們，獻身於神聖藝術的腳色們跑了出來，表演着

人們怎麼吃，怎麼喝，怎麼愛，怎麼跑，怎麼穿衣服；他們從那些平凡庸俗的句子和場面，努力想抽出一些平凡庸俗的教訓來，一些易於理解而又便於日常應用的瑣屑的道理；演來演去，無論怎麼樣千變萬化，總而言之，是不離其宗——那麼，我就非逃開不可了，正和莫泊桑非從厄菲塔逃開不可一樣，要不然，這種庸俗許會把他的腦子也給壓碎啦。

索林 可是，沒有舞台總是不成的。

特里勃列夫 我們需要新形式的表現。我們需要新的形式。如果我們沒有新的，那就寧可什麼也沒有。（看錶。）我愛我的母親——我深深地愛她——可是，她老過着這種無意義的生活，老跟這位文學家攪在一起，她的名字老在報紙上飛來飛去——這真令我難過。有時候，一種凡人都有的簡單的自尊心就會使我感覺難堪；母親是個芳名嘖嘖的女演員，反而令我難受；我時常想，如果她不過是一個普通女人，我倒會幸福得多。舅舅，難道還有什麼比我的處境更絕望，更難堪的嗎？她老是高朋滿座，

全是些大名鼎鼎的人，藝術家呀，作家呀——祇有我夾在他們中間，什麼也不是，他們屈尊來周旋我一下，不過因為我是這位名女優的兒子罷啦。我是誰？我算個什麼？在大學，我祇唸到第三年就停學，原因是，照編輯先生們的說法，「本刊概不負責；」我沒有才能，沒有一個銅子兒，我的護照上寫明我的身分，祇是基輔地方的一個匠人而已。您知道，我父親是基輔地方的一個手藝人，雖然他也是個有名的演員。所以在母親的客廳，當那些名藝術家，名作家們垂青到我的時候，從他們臉上的表情，我就猜想到他們是在測度着我到底能值得幾分幾文——我猜到了他們的想法，我就給這種侮辱苦惱死啦……

索林 啊，我正想問問你，那位文學家到底是個什麼來路？看他不透。他從來不露一點兒口風的。

特里勃列夫 他是個聰明人，好性子，帶着那麼點兒憂鬱味兒，您知道的。非常客氣，紳士。他離開四十歲還有好遠，可已經是文名赫赫，名利雙收，滿不在乎了。說到他的作品

……那我該怎麼說呢，確乎很有魔力，充滿了天才，可是……可是讀了托爾斯泰或者左拉以後，您可再也不想來讀什麼特利哥林啦。

索林 是的，我的孩子，我是很喜歡作家的。曾經有過那麼個時候，我有過兩種熱烈的願望：想結婚，也想做個作家，可是，到頭來，一樣也沒有成功。可不是，老實說罷，哪怕做個小小的作家，也夠開心的啦！

特里勃列夫（諦聽。）我聽見了腳步的聲音……（擁抱他的舅舅。）沒有她，我就活不下去。……連她的腳步的聲音，也是可愛的。……我歡喜得要發狂啦。（急忙上前迎着走了進來的寧娜。）啊，我的女神——我的夢……

寧娜（激動地）我沒有遲到吧？……當然我沒有遲到。

特里勃列夫（吻着她的手。）沒有，沒有！

寧娜 我整天都不能安靜。我怕得很。我怕我父親不讓我來。……可是，父親和後娘剛剛出去。天邊掛着紅霞，月亮剛剛升起，我不斷鞭策着我的馬。（笑。）可是，我高興極啦！

（和索林熱烈地握手。）

索林（笑。）你的眼睛像剛哭過的呢……醜醜哭是不好的。

寧娜 啊，沒有什麼……您瞧，我喘得多麼厲害。半點鐘以內我就得走。咱們得趕快。我不能多呆，不能！看在上帝的面上，別留下我！我父親不知道我到這兒來了。

特里勃列夫 真是該開演的時候啦。我們該叫他們來。

索林 我馬上就去。（走向右方，一面唱着『向法國，兩個擲彈兵。』環顧。）有一回，我也像這麼唱。一個副檢察官給我說：『您閣下的歌喉可真響亮！』於是，想了一想，他又添了這麼一句：『可惜，不大好聽。』（大笑，走下。）

寧娜 我父親和後娘是不讓我到這兒來的。他們說，這兒太江湖氣啦……他們怕我會走上了舞台……可是，我却正像一隻海鷗，給這湖水迷住啦……我的心裏，充滿了你。（環顧。）

特里勃列夫 沒有別的人。